

西昇經卷下

神生章第二十二

卷五

老君曰神生形成神形不得神不能自生神不得形不能自成形神合同更相生更相成

神妙萬物而為言神生形也身乃神之車神之舍形成神也蓋神去於形謂之死而形非道不生形資神以生故也有生必先無離形而形全者神全神資形以成故也形神之相須猶有無之相為利用而不可偏廢惟形神俱妙故與道合真

神常愛人人不愛神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神將守形神之愛人也如此然神好清而心擾之神好靜而欲牽之矜覽外慕逐物忘返無一息之頃內存乎神欲抱神以靜難矣聖人復命之常同乎無知雖聖智亦在所攝故能神全不虧異乎眾人也

常安章第二十三

老君曰聖人常安與天地俱安而鬼神通衆人皆安其所不安即不安矣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不安其所安安其所不安安其所安同於道也故與天地齊其長久而可與枯神所以常安不安其所安蔽於物也不亡以待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何安之有蓋天道滅盈滿補虛空毀強盛衰弱損思慮歸乎蒙塞邪知聖人之樞也

盛極則衰升極則降堅則毀銳則挫自然之理也天之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蓋順其自然無容私故也聖人法天損之又損無思無慮蒙以養正復歸嬰兒閑邪存誠智巧不作則以安其所安復乎素樸故也

是以天下尚孝可謂養母常能愛母身乃長久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道者萬物之母而物其子也孝子之養親一舉足一言動不敢忘焉聖人體道猶事親也豈須史可離

哉

身心章第二十四

老君曰身之虛也而萬物至心之無也而和氣歸

養志者忘形致道者忘心離形去智同於大通則身無形累之患而物自賓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則心無使氣之強而氣自復故善養身者藏身於身而不出也藏人於人而不見也

惟藏天下於天下者可以語此

故君子之治必先死於國既死不亡其國盛也民不敢散更復充也

士見危致命忠義許國殺身成仁雖死而不亡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國之所以盛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民之所以充也

若能知常施行反也衆人歡樂用生生也動而失之壽命竭也復命曰常知常曰明真常之道誠能知之其所施設則異衆人矣蓋君子樂得其道

小人樂得其欲其所施行者東西之相反也。以欲為樂，將以生生適以喪生，樂未畢而哀繼之。以道為樂，樂則生矣，其為樂可勝計耶？莊子曰：俗之所樂，未有樂無有哉，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

夫天下大物哉，甚綿綿也，冥冥混沌不可知也。知之者去之，欲之者離之，近之者遠之。有物混成，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自古固存幽深微妙，不可以智知也。歧而望之，在乎前，素而忘之，在乎後，非有心者所得。遠無心者所得，近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

是以聖人非託於天下，亦非託於鬼神，亦非託於萬物，常以虛為身，亦以無為心。此兩者同謂之無身之身，無心之心，可謂守神守神，玄通是謂道同。

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豈獨治天下而已哉？以虛為身，以無為心，而一無所託，所謂不物也。身心兩忘，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

為一，則道將與汝居而合乎大同矣。

無思章第二十五

老君曰：智士無思慮之變，常空虛無為，恬靜修其形體，而萬物育焉。

天下何思何慮，大智觀於遠近，以天下觀天下，虛靜恬淡，寂寞無為，以全其形生，故精神四達，並流上際，下蟠化育萬物，不可為象。

變者貪天下之珍，以快其情，然後兵革四起，禍生於內，國動亂者，而民勞疲也。

道經曰：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莊子曰：撻玉毀珠，小盜不起。

夫國以民為本，民勞去者，國立廢矣。所謂出其無極之寶，入賊利，芥戰也。是以聖人無為無事，欲安其國民也。

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不知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是猶出無極之寶，而入賊之利，芥戰也。聖人無為而民自化，無事而民自富，豈務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哉？

故曰：子能知一萬事，舉無心德，留而鬼神伏矣。

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不能知一則無一之知德者得也。通於一而得之者，以無心故也。萬事皆出於一，鬼神之所以靈，亦出乎吾心而已。無心之心，可與枯神故，兩不相傷而德交歸焉。

我命章第二十六

老君曰：我命在我不屬天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我不視不聽，不知神不出身，與道同久。

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吾與天地分一氣，而治自守根本也。

通天下一氣，爾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能知守之，則無不治矣。列子曰：天地與我並生類也。

非効衆人行善，非行仁義，非行忠信，非行恭敬，非行愛欲，萬物即利來。為善無近名，故端正而不知以為我相愛。

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欽中達彼兼愛無私利萬物而無所不利非有心也

常淡泊無為大道歸也故神人無光聖人無名

虛靜恬淡寂寞無為道德之至也故聖人休焉古之人葆其光而不露晦其名而不彰入於神通於聖蓋體諸此

兵者章第二十七

老君曰兵者天下之凶事也非國之寶寶之者而不用也用之者動有亡國失民之患也兵者不祥之器非國之寶然天生五材闕一不可雖存所寶豈得已而用之不知出此而樂殺人好攻戰豈為民父母之道哉傳曰蹟武無烈

是以聖人懷微妙抱樸質而不敢為與天下交爭焉雖有猛獸不能據也雖有蜂蟻蝮蛇不能螫也雖有兵刃弗能害也以其積德玄通故也是以天下莫能害焉道常無為而無不為聖人體道夫何為哉

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爭焉此無他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故忤物而不懼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而物莫之能傷也莊子曰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柔弱章第二十八

老君曰天下柔弱莫過於氣氣莫柔弱於道道之所以柔弱者包裹天地貫穿萬物夫柔之生剛弱之生強而天下莫能知其根本所從生者乎

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氣始於太初而道在太極之先則氣本於道也弱者道之用自天地以至萬物皆本於是而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是故有以無為母無以虛為母虛以道為母自然者道之根本也

無動不生無而生有不離無無因有著有無異用皆同於虛虛非無也無實而已虛無之宗道實妙之三著名雖異而皆本於自然為母之言亦筌蹄爾

民之章第二十九

老君曰民之所以輕命早終者民自令之爾非天地毀鬼神害以其有知以其形動故也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宵人之難形者動與過也然則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非天地鬼神毀而害之也人自取之爾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此之謂也

是故無有生有無形生形何況於成事而敗之乎天地者萬物之父母天施地生其蓋無方曲成萬物而不遺夫豈容心以取其成事哉然則民之輕命早終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人欲長久斷情去欲心意以索命為及歸之形神合同固能長久

天地能長且久而人不能者以其任情肆欲放心縱意自遺其咎故也誠能志其所不忘而反求諸已則形生而不敝神全而不虧形神合而不離與天地齊其長久斯無難矣

天下章第三十

老君曰：人雖在天下，令意莫在天下；人雖在國，令意莫在國；人雖在鄉，令意莫在鄉；人雖在家，令意莫在家。神雖在身，令神莫在身。是謂道人。

人之生也，形不盈仞，而心侔造化，豈滯於形體，拘於方隅哉？兼忘天下，一宅而寓於不得已，爾以國觀國，以鄉觀鄉，以家觀家，亦莫不然。古之人所以處其家如逆旅之舍，觀其鄉如戎蠻之國，蓋體此也。至於神之在人，經太山而無介，入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慙，充滿天地，揮斥八極，妙萬物而無方，初不累於七尺之軀也。昧者橫私於已，仞而有之，將以盡神，何異守唐肆之遺蹤，而望其得焉哉？

意微章第三十一

老君曰：患生不意，禍生絲微。禍患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聖人防微慎始，用智於未奔沉之前，蓋以此也。善生於惡，利生於害。

有善而惡為之亞，有利而害為之對，物莫不然。惟去善而自善，則善惡一致。蓋將簡之，而不得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則無所不利，而未始有害。

大生於小，難生於易。

其作始也簡，其將異也必巨。大生於小也，苟以為易，難將至矣。難生於易也，德經曰：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

高生於下，遠生於近。

高必基於下，遠必自於近。故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外生於內，有諸中者必形諸外。貴生於賤，動生於安。

貴以賤為本，靜者動之基。

盛生於衰。

無冬之閉藏，則無春之蕃鮮。

陰生於陽。

陽不極則陰不生。

是故有無之相生，虛實之相成，是以有歸有，無歸無也。

自無出有，有極歸無，相生故也。由虛為實，實復為虛，相成故也。自善惡以至陰陽，莫逃乎此。然有無迭用以類，而應有善則有

惡，有則歸有，無利則無害，無則歸無，各象其德。若影響然，此為道者不蔽於有不測於無，而祭立乎中央。

在道章第三十二

老君曰：人在道中，道在人中。魚在水中，水在魚中。道去人死，水乾魚終。

道無乎不在，萬物職何莫由。斯道也，況於人乎？莊子曰：行於萬物者，道不遠人。人自遠道，爾其猶魚之在水也。魚失水則死人，失道豈存哉？

故聖人自知返歸，未生捐棄，驕奢絕除，憂思是故形隱，神留天下，歸焉。

聖人復以自知遊乎物之初，外觀無物，內觀無心，騎奢愛惡內外兩忘，故鍊氣成形，鍊神合道，不期民之歸而自歸。道經曰：執

大象天下性

無為無事國實民富保道者常是謂玄同  
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則復  
乎至幽得其所一而同焉故也道之真常  
無異於此

有國章第三十三

老君曰有國者其根深也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天地覆載萬物蕃養金玉重寶不積留也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故天不愛其道地不

愛其實

夫外天地者有天地

道之大全生天生地則天地之表蓋有大

天地者誠能知天地與我並生而外之則

天地雖大不出吾之度內矣

外其身者而壽命存也

外死生遺禍福而神未嘗有所因故與天

地並而莫知其極道經曰外其身而身存

是以君子善人之所不善

不善者吾亦善之

喜人之所不善

得之則喜失之則愛人之常情也君子於

失得勿恤而所喜者在道何憂哉故其可

喜也終無已

樂人之所不樂

天樂天聖樂聖莊子曰吾以樂為誠樂矣

又俗之所大苦也

為人之所不為

欲得人所不得修人所不為

信人之所不信

至信之人可以感物商丘開信偽物循不

逆况彼我皆誠哉

行人之所不行是以道德備矣

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如上數者皆人之

所不能行而君子能行之故積善成德德

兼於道而道德成備

皆有章第三十四

老君曰道非獨在我萬物皆有之萬物不自

知道自居之

道無乎不在萬物之所共由也豈獨智者

有之瓦礫稊稂成與有焉道行於萬物而

物不自知也道不違物物自違道爾

衆人皆得神而生不自知神自生也君有德

施於百姓百姓不自知受君之德也

神妙萬物而為言物得是以生焉百姓日

用而不知猶受君之德而不知皆曰我自

然謂帝力何有於我也

是故聖人藏神於內魄不出也守其母其子

全民熾盛保其國也玄虛積充受命長也

道經曰載管魄蓋魂陽而動魄陰而止聖

人以神御氣以魂制魄故神常載魄而不

滯於魄尚何動出之有神為氣母氣為神

子守其母而子全自然之理也猶之民馬

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氣為命之元氣全則

命永存也經曰得微妙氣化莊子曰氣也

者虛而待物者也元虛之氣配義與道充

塞四體無是餒也元虛厥躬則壽敵天地

無有終時不難致矣

人能圖知天地萬物而不自知其所由生反

命歸本是大不知也

自奉之內無適非本自奉之外皆其末也  
世之人逐末忘本故精神於蹇淺雖天地  
之大萬物之多皆能後思慮以知之不能  
反求諸已復以自知道在邇而求諸遠人  
皆曰予知是大不知也

治身章第三十五

老君曰治身之道先隱天地靜居萬物之始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所謂隱天地者非  
伏其身而不見也深根寧極隱於是萬萬  
物之始即天地之始也無名天地之始能  
歸其根以居之其於治身也何有混元謂  
仲尼曰吾遊於物之初正此意也

大聖人道玄元混氣思以守其身

天一在藏寶元氣以立始天五在府寶沖  
氣以成終或清而快或濁而運周流於一  
身而為有生之本者是氣也妙而難名混  
而不離唯聖人然後能通之通之然後能  
守之不知善持養則昔之克者今或饒昔  
之純者今或散欲守而勿失不可得矣關  
尹謂至人潛行不室蹈火不熱行乎萬物

之上而不懷為純氣之守其有得於此乎  
俗人以情愛貪欲以守其身此兩者同有物  
而守其身其道德各異焉

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然所守在道則  
守而不失所守以妄則莫之能守抱元專

氣通於道也道無時而盡情愛貪欲逐於  
妄也豈可長保哉此兩者同有物以守其

身則物與物何足以相遠蓋氣虛而待物  
者也而合乎混冥則物物而非物矣物物

而非物即不物之物也不物之物唯獨智  
者能明之由於獨智入自聖門由於情欲

入自禽門其守身則同其所以守身則異  
道德章第三十六

老君曰道德天地水火萬物高山深淵各有  
所歸

自道而降隨於域中天高地下萬物散殊  
自有形以至無形自有情以至無情芸芸

職職各從其類自然之理也  
夫道非欲為虛虛自歸之  
唯道集虛

德非欲於神神自歸之

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易曰顯道神德行  
天非欲於清清自歸之地非欲於濁濁自歸

之  
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

濕非欲於水水自歸之燥非欲於火火自歸  
之

水流濕火就燥  
萬物非欲見於形形自見之

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既已為物  
矣未免乎有形之累也

高山大澤非欲於飛鳥虎狼飛鳥虎狼自來  
歸之深淵河海非欲於魚鼈蛟龍魚鼈蛟龍  
自來歸之

積土成山禽獸羣焉積水成淵魚鼈生焉

莊子曰長於水而安於水生於陵而安於  
陵

人能虛空無為非欲於道道自歸之由此觀  
之物性豈非自然哉

道常無為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道將為

汝居矣素問曰虛無恬淡真氣從之

善惡章第三十七

老君曰百姓行善者我不知也行惡者我不知也。行忠信者我不知也是以積善善氣至積惡惡氣至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惡兩忘付之自爾不善者亦善之不信者亦信之善惡誕信宜於一致將擇焉而不得夫豈謗謗然分別而務求知哉然視履考祥積善積惡殃慶各以其類至若影響然顧人所行何如爾

是故聖人言我懷天下之始復守天下之母而萬物益宗以活其身

天下之始所謂無名天地之始也天下之母所謂有名萬物之母也兩者異名同謂之道道之所在萬物宗之可以保身蓋優為矣莊子所謂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是已夫以混元之聖猶不自居取聖人之言以為證此其所以聖益聖也  
吾意常不知安能知彼行善惡焉

知之淺矣不知深矣知之外矣不知內矣則不知乃真知而不知也然則不知彼而自知茲其所以為大知歟

積善神明輔成天道猶括於善人

積善無已則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自天祐

之言無不利德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寂意章第三十八

老君曰吾道淡泊寂意死者生靜而復命也淡則不與物交泊則靜止不流道之真也體道者在於形如槁木心若死灰內靜其意歸於寂定而無以生為故爾以其不自生故形生而不散皆復命之常也

生生積浸潤滋洩留滯玄胃沾洽元氣包之其根蓋深乃四固中無心故能致萬物精華無極之物自然來歸之以其空虛無欲故也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生生者道也悟道以頭一息而神行道以漸在於真積力久焉誠能積而不已浸潤以成則精全神王腎水澤而兩氣滋康泉玉英周流無礙孰有壅闕之患哉夫然故天一

玄妙之氣覆胃形軀靈液流暢灌漑五宮四肢百體元氣包括根深而帶固心虛而腹實也萬物之精華不期至而自至矣古之人能腹天氣傳精神者蓋得於此

戒示章第三十九

老君曰喜吾重告爾古先生者吾之身也今將返神還乎無名

無名天地之始還乎無名所謂遊乎太初也

絕身滅有綿綿常存

外其身而身存

吾今逝矣亦返一原

太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一之原太初之先是也太初之先則亦不可得矣返乎此則體盡無窮而遊無朕所謂主之以太一也太一則一之原也仲尼謂混元曰向者先生形體振於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其有見於此乎  
忽焉不見斯須館舍光矣五色玄黃喜出中庭叩頭曰願神人復一見授以一要得以守

元即仰觀懸身坐空中去地數十丈其狀金人存亡恍惚老少無常

聖人周直一體形充空虛故神妙不測存亡自在超忽變化不可名狀

曰吾重誠爾爾其守高除垢止念靜心守一東垢除萬事畢吾道之要也誠竟復隱喜不知所之泣涕追慕遺官託疾棄念守一萬事畢矣

傳曰通於一而萬事畢一者何也精之數也天得是以清地得是以寧物得是以生誠能守而勿失則復乎天下之至精矣然而垢念未忘雖欲守之有不可得也遺息東累一毫莫嬰妄念不起靈臺有持如鑑之明而塵垢不止以是抱而不脫天下之能事畢矣此聖人所以貴精也昔廣成子修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蓋得手此混元謂南榮越曰衛生之經能抱一手能勿失手正與此同

西昇經卷下

无上妙道文始真經

關尹子



關尹子喜周大夫也老子西游喜望見有紫氣浮關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進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喜既得老子書亦自著書九篇名關尹子今陝州靈寶縣太初觀乃古函谷關候見老子處終南宗聖宮乃關尹故宅周穆王修其車樓改號樓觀建老子祠道觀之興實祖于此老子授經後西出大散關復會于城都青羊肆賜號文始先生即莊子所謂博大真人者也

無上妙道文始真經

一字字者道也

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若若乎回也憂憂乎聞也勿勿乎似而非也而爭之而介之而覘之而噴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鑿塵聖智造迷鬼神不識惟不可為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  
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玄物既如此人豈不然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命造玄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是以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學之徇異名析同實得之契同實忘異名  
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為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液皆水道無人聖人不見甲是道乙非道道無我聖人不見已進道已退道以不有道故不無道以不得道故不失道